

小 家 之 伍

郁 達 夫 譯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 9 3 0

小 家 之 伍

羅 鴻 編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小 家 之 伍

郁 達 夫 譯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 9 3 0

目 錄

廢墟的一夜.....	1
幸福的擺.....	73
一個敗殘的廢人.....	143
一位紐英格蘭的尼姑.....	177
浮浪者.....	217
譯者後敘.....	247

廢墟的一夜

(SERMELSHAUSEN)

德國 Fr. 蓋斯戴客 原作

(1)

一八四——年的秋天，有一位年輕氣壯的青年，背上背着背囊，手裏拿着手杖，在遵沿了自馬利斯勿兒特（Marisfeld）馳向味希戴爾呵護村（Wichtelhausen）去的大道，緩慢地，舒徐地逍遙前進。

他決不是一個浪行各處在找工作做的手藝人；這只須看他一眼，就可以明白，更不必由他在背囊上縛着的那個小小的樣子很清趣的羊皮畫篋來透露詳情。無論如何，依他的樣子看來，他一定是一位藝術家無疑。在頭上深深斜戴着的那頂黑色闊邊的呢帽，很長很美麗的捲曲的鬚毛，及軟柔新短的那叢唇上的全鬚，——總之一切都在證說他這身

分，就是他身上穿着的，那件在這一個陽和的早上許覺得太熱一點的半舊的黑絨洋服，也在那裏證說他是一位藝術畫家。他的洋服的鈕扣是解開在那兒的，而洋服下的白色襯衫呢——因為他是不穿着洋服背心的——却只用了一塊黑綢的巾兒在頸下鬆鬆繫縛在那裏。

從馬利斯勿兒特算起約莫走了一哩路程還不到的時候，他聽見那裏教會堂的鐘聲響過來了。停住了腳，將身體靠住了行杖，他在聚精會神地傾聽着這實在是奇妙地向他飛渡過來的鐘聲。

鐘聲早就停了，他可是依舊還呆呆地站着同在夢裏似的茫然在注視着山坡。他的神思實在還留在家裏，還留在那個小小的融和的討奴斯山旁(Taunusgebirge)的村裏，留在他的家人，他的慈母，與他的弟兄姊妹之旁。他覺得似乎有一行清淚，要湧出在他的眼睛裏的樣子。可是他那少年的心，他那輕鬆快樂的心，却不許這些煩憂沈鬱的

想頭滋盛起來。他只除去了帽子，含着滿心的微笑，朝了他所素識的故鄉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後比前更緊地拿起那枝結實的手杖，重新遵沿着他所已經開始的行程，他就勇猛地走上大道，走向前去了。

這中間，太陽已經在那條寬廣的，單調的大道上射燒得很暖很熱了，大道上且有很深的塵土成層地積在那裏，我們的這位行旅者已向左右前後回看了好多次了，他的意思是在想發見一條比這大道更可以舒服一點走去的步道。當然在右手是有一條岔路來了，但這路也並不見得比他在走的那條大道更會好些，而且這路的去向，比他所指的方向，也似乎離得太遠。所以他仍循原路又走了一程，終於走到了一條清冽的山溪之旁，溪上是還有一架古舊的石橋殘跡遺留在那裏的。過橋去是一條淺草叢生的小路，小路的去向，是山谷的低窪之處。本來是沒有一定的目的的他——因為他也不過是為清麗

的魏拉河流 (Werrathal) 的美景所牽誘，此來也原不過想飽飽他的畫簞而已，——就從溪流中散剩在那裏的大石塊高頭脚也沒有濺溼地渡了過去，跳到了那邊的淺草叢生的地上。於是他就在這裏的富有彈力性的淺草高頭和濃密的赤楊樹蔭之下，心裏滿懷了這一回所換的道路的舒服之感，急速地走向前去了。

“現在我却得對了這一點好處了，”池自對自的笑着說，“就是我可以完全不曉得我到的是什麼地方這一點好處。這裏沒有那些無聊的路牌，真是無聊，這些路牌大約在幾哩路前就在對人說了，此去下一個地方是叫什麼名字，而每次每次記在那裏的路程遠近却總是不對的。我真想問問他們看，在這裏，他們的計算路程究竟是如何在計算的！可是在這裏的山谷裏，是多麼寂靜啊，——那也是當然的，禮拜天農夫們還要在野外做什麼呢，一禮拜整整的六天他們既不得不在耨後車旁勤勞辛苦，那禮

拜天他們當然是不願意再出來散步的了，早晨在教會堂裏的一忽兒安息，纔能補足他們的睡眠，中飯喫後，他們當然是要向酒店的桌下去伸伸腳了啦。——酒店桌下——哼嚇——像這樣怪熱的時候，一杯啤酒倒也很不錯——可是在我能夠得到一杯啤酒之先，在這裏的這清流水，不也可以權消口渴的麼。”——於是他就將帽子背囊丟下，走下水邊，去任心飲了一個痛快。

因此感到了一點清涼，他的眼睛却偶然看到了一株老殘靈奇的柳樹，他以熟練的手法畫下了一張這老樹的速寫之圖；現在是完全休息過了，心氣也覺得清新了，他就又背起背囊，也不管那小路的路線是引他向何方去的，便又開始向前走了！

像這樣的，這兒一塊岩石，那兒一叢奇異的赤楊樹叢，或又是一枝節密叢生的槲樹之枝等收了許多速寫在他的畫篋裏，他又約莫逍遙前進了一個鐘頭。太陽愈昇愈高了，當他正決下心來，預備走

得更快一點，至少想趕上下一個村子裏去攝取午飯的時候，他却看見在他的前面，山谷的道旁接近溪邊，一塊從前大約是有神龕立着的老石之上，有一位鄉下少女坐在那裏，她是在俯視着那條他所走來的小道的。

爲赤楊所遮住，他的看見她，比她的看見他還要早些；可是當他沿着溪邊，正從那個到這時爲止把他從她的視線裏遮去的樹叢裏出來的當兒，差不多和這是同時地她就跳了起來，歡呼了一聲，竟向着他而跑上前來了。

亞諾兒特（Arnold），這是這青年畫家的名字，倒喫了一驚呆站住了，而同時也馬上看出了她是一個同畫上的美人兒般美麗的姑娘，年紀怕還不滿十七歲，穿的是一套非常奇異，但也非常清潔的農婦的衣服；她伸出了兩臂，在向他跑上前來。亞諾兒特也明明知道，她大約總是把他弄錯當作了一個另外的人了，而這一個歡欣的接遇總並不是爲他

而發的——那個小姑娘一到認清了是他也立刻驚惶站住，顏面先變得青蒼然後滿面通紅最後纔嗚嚶難吐窘急得什麼似的說：

“你你這位不認識的先生，請不要生氣，——我——我把你——”

“當作了你自己的愛人看了，是不是？小姑娘！”那青年笑着說，“而現在你却要發怒了，怒惱你在路上遇見了一個另外的，不相識的，與你是完全不相干的生人，是不是？請你不要因為我不是你那個他而發怒纔對呀。”

“噯，你說那裏的話？”那小姑娘感到窘急似的幽幽地說——“我憑什麼要發怒呢？——噯，你不曉得，我却在這兒非常的歡喜着哩！”

“那麼他也不值得你再這樣的等待下去了，”亞諾兒特說，他這時候纔初次注意到了這純潔的村女的實在是奇妙不過的愛嬌，“假如我是你那個他的說話，那我就一分鐘也不教你無爲地在這裏等我

的。”

“啊，你真說得奇怪，”那小姑娘羞縮地說，“他若是能來的說話，那他就老早來了。或者他是病了也未可知——或者竟也許是——死了，”她緩慢地也是從心底裏出來似地嘆着說。

“你不聽到他的消息，已經是很久了麼？”

“噯，是很久，很久了。”

“那麼他的家裏總大約是去這兒很遠的罷？”

“遠麼？當然——從這兒去是遠得很哩，”那姑娘說，“是在別蓄府斯羅達(Bischofsroda)。”

“別蓄府斯羅達？”亞諾兒特叫着說，“我在那裏是在最近住過四星期的，那村裏的孩子我差不多個個都認識。他叫什麼名字呀？”

“亨利——亨利，福兒古脫(Heinrich Vollgut)，”小姑娘羞羞縮縮地說，——“是別蓄府斯羅達村村長的兒子。”

“噯，亞諾兒特想了想說，“村長那裏我是常

在進出的，他的姓字是鮑愛林 (Baeuerling)，据我之所知，則全村裏沒有一個姓福兒古脫的人。”

“在那裏的人，你或者總不全部都認識罷，”小姑娘辯着說，在她臉上的那一層悲哀憂怨的形容上，却潛入了一臉淡淡的，狡黠的笑容。這笑容在她的臉上，比起先前的那副憂鬱的形容來，實在更是相稱，更是好看。

“但是若從別蓄府斯羅達來的話，”那青年畫家說，“那翻山過來，有兩個鐘頭，也儘可以來了，至多也不過三個鐘頭。”

“可是他却仍是不來，”小姑娘說，又發了一聲沈鬱的嘆聲，“而他却是和我那麼確實地約定的哩。”

“那麼他一定是會來的，”亞諾兒特很忠心地保證着說，“因為倘若和你約定了，那他是必須有一個堅決如石樣的心纔忍心背言而不守約——我想你的那位亨利總不至於如此罷。”

“是啊，亨利是不會如此的，”小姑娘也很信用她愛人似的說，——“可是現在我想不再等下去了，因為無論如何我總要回家去喫午飯去，否則怕爸爸要罵起來哩。”

“你的家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村谷裏——直的進去——嚇，你聽見那鐘聲麼？——教會堂的禮拜是剛在散呀。”

亞諾兒特傾聽了一下，在距離並不很遠的地方，他聽見有一種慢慢撞擊的鐘聲傳了過來；但這鐘聲並不深沈響亮，却只是尖銳不和協的，而當他看向那鐘聲響的地方去時，他看見簡直似乎有一層濃密的霧靄遮障在村谷的那一部分上似的。

“你們的這鐘是有裂痕的，”他笑着說，“這鐘的聲音真有點怕人。”

“是的，我也很知道，”小姑娘冷靜地回答說，“這鐘的聲音真不美，我們早想把牠改鑄了，可是一則我們老沒有錢，二則也沒有時間的餘裕，

因爲這附近是沒有鑄鐘師的。但是倒也沒有什麼；因爲我們都已聽慣了，曉得這鐘打的時候是什麼意思了，——所以就是這破鐘也儘可以通用的。”

“你們的村子叫作什麼名字呀？”

“蓋默爾斯呵護村(Germelshausen)。”

“從你們那裏可以走上味希戴爾呵護村去的？”

“那很容易——走步道而去怕只要小半個鐘頭好了——或者還不要的呢，若你走得快一點兒的時候。”

“那麼，小寶貝，我和你一道去罷，去走過你們那個村子：假如在你們那兒有一家好好的旅館的話，那我就也到你們那兒去喫午飯去。”

“那旅館只是太好了一點，”小姑娘嘆着說，臨行時她又朝後回顧了一眼，看看她那所久候的愛人究竟來也不來。

“旅館那裏有太好的道理呢”

“對農夫自然是如此的，”小姑娘認真地說，這時候她已在他的邊上並着，緩緩地在走向村谷中去了，“農夫於日裏的工作完了之後，晚上在家裏是還有許多事情要做的，假使他在一家好好的旅館裏晚上坐到了深夜回來，那豈不要把家裏的事情耽擱起的麼？”

“可是我今天總再沒有什麼事情耽擱罷了罷。”

“城裏的先生們是不同的——他們本來就不做什麼工，所以也沒有多大的事情會被耽擱，而農夫却是要為他們而作工，做出糧食來供養他們的。”

“那倒也不盡然，”亞諾兒特笑着說；——“他們為我們務農(植造)是有之——可是做出工作來供養却還是有待於我們自己的哩，并且我們有時候也很苦，因為農夫的工作，是容易得到相當的報酬的。”

“可是你們是並不在做什麼工的呀？”